

于右任的故事

(終篇)

于凌波

(本文插圖刊第2、120頁)

閻關萬里前往上海

于右任於民國十一年六月初離開鳳翔，由隴入蜀，轉赴上海。這條路，閻關萬里，較他民國七年由上海返陝西那條路尤為難走。他與幕僚一行，由陝西隴縣入甘肅，經隴南的崇信、天水、清水、徽縣，再進入陝西西端的略陽，經寧羌出陽平關，然後由水路白水江轉嘉陵江抵達重慶。川中將領劉湘、楊森等極表歡迎，延請他住在張家花園的夕照樓。他沿途寫了不少好詩，選錄三首如下：

天水道中

隴江鳴咽水，時作斷腸聲，可是長征者，而忘故國情，餘年期有補，百戰悔無名，悟到安人策，無勞再說兵。

白水江

白水江頭未了僧，孤舟一夜入嘉陵，雲封蜀道無今古，鬼哭周原有廢興，野渡招搖村市酒，荒城出沒戍樓燈，陽平關下多雷雨，淨洗西南恐未能。

渝城張家園夕照樓

三面山園夕照樓，樓前一角見江流，大江東去添新浪，敗將西來作壯遊，四野干戈爭避亂，小園花木亦生愁，蜀民似我貧兼病，戰伐何能解百憂。

在重慶停留匝月，買輪東下，七月抵達上海。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一年五月在韶關誓師北伐，前線進軍順利，五月底黃大偉軍克江西崇義，許崇智軍克江西信豐、南康，李烈鈞軍克大庾。不意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，逆部洪兆麟兵圍總統府，孫中山先生離府，登永豐艦，蔣中正先生千里赴難，勸孫先生離廣州另圖發展。八月十四日，孫中山先生偕蔣中正先生抵達上海，于右任與一百多位同志到碼頭迎迓。在孫先生滬寓，于右任沉痛的報告了西北革命數年奮戰的經過，孫中山先生安慰他說：

「一時的挫敗，不足為憂，我不也是因失敗而到上海來的嗎？」

民國十二年元月，孫中山先生正式任命中國國民黨本部各部長，委任于右任為參議，並派于右任赴天津，會晤蟄居租界的段祺瑞，與段洽談孫

中山先生的「和平統一宣言」。二月孫先生赴廣州設立大元帥府，續行大元帥職權。三月于右任抵廣州覆命，自此留在廣州，追隨孫中山先生左右。十三年元月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于右任當選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。五月于右任二伯母房太夫人在上海病逝，于右任赴滬奔喪。九月二次奉直大戰爆發，時在北方運動革命的劉守中，代表胡景翼到滬與于右任商詢首都革命之策。十月首都革命成功，胡景翼電請于右任北上。十二月初孫中山先生抵天津，月底扶病入京，于右任隨侍。孫先生於病中指派吳敬恒、李煜瀛、于右任、汪精衛等五人為政治委員會委員，處理黨中政治事務。十四年二月，國民二軍胡景翼在河南將對劉鎮華用兵，恐奉軍入關乘其後，孫先生命于右任赴奉天晤張作霖，張作霖默許，約以：「十日內軍事可了了之」，于右任說：「七日足矣」，果然未及七日胡景翼在黑石關大敗劉軍。

于右任赴奉天之時，孫中山先生病已沉重，而東北之行又迫不及待。及由東北返京，孫先生已於三月十二日病逝，于右任引為終身遺痛。

十四年十月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胡漢民、張人傑、于右任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。十二月北京執政府國務院改組，段祺瑞任國民黨人士于右任為內政部長，馬君武為司法部長，于、馬皆不就職。

這時北方的局勢，張作霖、吳佩孚已化敵為友，目標指向國民聯軍。張、吳、馮的三角關係，原來是張、馮對吳，而今變成張、吳對馮，馮陷於孤立之勢。為轉移奉張目標，馮玉祥宣佈下野。但這一招未能生效，十五年春奉軍入關，與吳佩孚締結合作之盟，以討赤為號召，向馮軍進攻。而河南方面，國民二軍為吳部斬雲鵬、寇英傑所敗，繼之西安為劉鎮華所圍，守城陝軍向于右任求援。

膺命回陝收撫舊部

于右任此時在上海，廣州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中正將出師北伐，電于右任赴粵，于右任以西北革命基地不可失守，欲收撫舊部援陝，電覆蔣中正主席說：「援陝事急，弟解西安之圍後，當與北伐軍會師中原。」

因此中央遂委于右任以全權指導西北革命之責。

于右任欲收撫舊部，赴援陝西，說起來輕鬆，做起來可萬分困難。當時的于右任，赤手空拳，無一兵一卒，而隴海、京綏兩路皆在作戰，他回到陝西都有困難，何況還要赴援解圍？

他苦思焦慮之下，終於想出一條可走的道路，那就是由上海乘輪赴海參崴，轉西伯利亞繞道

蘇俄、外蒙古，再回陝西。于右任詩存中，在一首詩後自註他的行程：

「今歲三月，國民軍退出北京，余欲援陝，而隴海、京綏兩路皆梗塞，乃由滬乘輪赴海參崴，轉乘西伯利亞車至莫斯科，住十餘日，復由莫斯科行，於八月二十三日至庫倫……晤李協和同志，證實國民軍於八月十八日由南口退却，並放棄張垣……。」

民國十五年初，馮玉祥通電下野，國民一軍由張之江任全軍總司令。奉軍入關，國民軍四月十五日退出北京，扼守南口。馮玉祥下野後隱居綏遠小鎮平地泉，而奉直雙方進攻國民軍如故，馮決意去國，希望於退讓中謀一生路，此一生路，即希望與南方國民黨切實合作，以期與南北革命勢力夾擊軍閥，因之於三月底由平地泉經庫倫赴蘇俄。于右任七月抵莫斯科時，馮玉祥任郊區差里徹羅村，于右任念軍事危急，促馮返國，共同致力革命，馮決意隨行，而于右任得國內急電，知國民軍極危殆，不及等馮，乃決意先行。抵庫倫時，接馮玉祥電報，約于右任在庫倫相候，共商大計。並謂：「途中多伏莽，同行為便。」于右任歸心似箭，覆馮電曰：「塞上游騎，多余舊部，行往收撫，以赴戰場耳，若商方略，則綏遠、包頭間最好，當於彼間相運也。」

險遭亂兵一槍格殺

于右任在庫倫與李協和(烈鈞)相晤，知國民軍已向綏遠撤退，張北道路不可復通，遂帶秘書史可軒、任警濬等隨從人員，乘汽車兩部，在

沙漠中約略方位，以指南針指路，向包頭出發，而大漠平沙無垠，不時迷途。一日，入內蒙古，至一比利時傳教士主持的「黑教堂」中休息，這時國民軍的潰兵於西行途中，衣食無着，不時掠劫，于右任一行人在教堂休息時，亂兵突至，大肆搶劫。一亂兵以槍指向于右任，危迫之間，隨行的史可軒自後掉轉亂兵的槍口，指着屋角的大堆行李向亂兵示意，亂兵轉移目標，于右任乘間得脫身。

史可軒悄聲對於右任說：「亂兵中的旅團長難免會有人認識先生，今既相犯，會不會不利於先生以滅口？還是早走脫此險境。」

于右任亦以為是，同意即行，惟四周亂兵充斥，而汽車中汽油將盡，一司機堅不肯行，不得已以一部汽車突圍而出。行三、四百里，而大漠漫漫，車中油、水亦將盡，若油、水一絕，惟有死路一條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見遠處黑物二十許團滾滾而來，行近時相見，則竟是馮玉祥由庫倫出發，也在沙漠中迷了路，不期在此相遇。馮玉祥聞于右任在教堂遇險，笑着道歎：

「自家人打搶了自家人。」

于右任詩存中有一首「自黑教堂遇險後北行至嘎嘎圖遇中國商人飯後題壁」的詩：

脫險沙陀舊壞來，不堪回首使人哀，
沙葱山韭饒風味，容得勞人飽一回。
黃河幾折落包頭，塞上人還歲已秋，
地變天荒一酒淚，為誰惋惜復誰尤。

捲土重來西安解圍

民國十年于右任在靖國軍解體之際，困居三原民治小學校園中，寫下了「民治學校園記事詩」二十首，最後一首末兩句是：

「難忘民治園中路，捲土重來未可知。」果然，五年之後，于右任捲土重來，解西安之圍，再設總司令部於三原，實現了他五年前的豪語。

民國十五年八月，于右任和馮玉祥在沙漠中相遇，結伴而行，由蒙古到綏遠境內，越過陰山，抵達五原。

馮玉祥在五原收撫國民一軍舊部，整頓軍容，計議復與國民軍，這時南方國民政府蔣中正總司令領導的北伐大軍，已克岳州下漢陽，進圍武昌。于右任與馮計議，先進軍陝西，解西安之圍，然後出關東下，與蔣中正總司令的北伐大軍會師中原。十五年九月十七日，馮玉祥的國民聯軍行誓師典禮，于右任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全權指導西北革命的身份，主持馮玉祥就職典禮，授旗、誓師，及爲全軍加入國民黨監督，于右任並出任國民聯軍駐陝總司令。

于右任愛心陝事，典禮後辭別馮玉祥，率同隨從人員由寧夏先行，趕赴陝北，由于右任號召史可軒、馬克希等出面聯絡靖國軍舊部，組織國民二、三聯軍，自陝北出發，馳往渭北。

于右任回陝的消息傳遍了陝西各地，民間紛紛傳說，于右任帶了數十萬大軍回來收復陝西，又有人說，于右任帶了十萬蒙古騎兵回來解西安之圍。

西安自三月被圍，到此時已七、八個月之久

，守城部隊有李雲龍與楊虎城兩師及衛定一旅，和數十萬居民。城中糧食不繼，犬、馬殺食已盡，斗麥百金，有買者無賣者，以往餵豬用的豆餅成了珍品，但也存量有限，能買到方寸一塊，作全家數日之糧，已相當難得。軍民饑疲不堪，兩腿無力，走在路上至坎坎坷不平處一絆，倒下即死。城中缺乏燃料，樹木砍伐盡，僅文廟中古柏倖存。圍城到了十月，城中山窮水盡，軍民死者不下五六萬人，未死者亦多氣如游絲，苟延殘喘，這是民國史上慘絕人寰的圍城之戰。

劉鎮華死讀兵書，不解活用，諺云：「窮寇莫追」，又道：「有圍必缺」，果能在圍城時留一缺口，守軍在山窮水盡之時，自然棄城而走，劉鎮華掘長溝環西安數重，造成守軍「死守」形勢，致令楊虎城豎子成名，十年後闖下了滔天大禍，貽患至今。

就在西安死守撐到最後關頭之際，于右任援軍到了渭北，先與劉軍梅發魁部、麻振武部（原靖國軍叛降劉軍者）戰於富平、高陵、永樂店等處，將渭北肅清，設臨時總司令部於三原，在萬難中籌集軍食，以應援軍。

馮玉祥大軍由五原出發，在甘肅由劉郁芬、蔣鴻遇指揮的國民軍，則已撲滅了受命於吳佩孚的孔繁錦、張兆鉀兩部，爲援陝大軍開通了道路。

馮玉祥以孫良誠軍爲前鋒，急行援陝，孫良誠部自平涼出發，由邠州向西安急進。數千里徒步行軍，官兵足底磨出水泡，孫良誠則脫鞋拔刺刀將水泡刺破，揚臂先行，士卒振奮，急行跟進

，於十月二十三日抵咸陽，劉軍望風撤退，國民軍佔咸陽。

這時孫連仲、劉汝明兩軍亦隨後趕到，孫良誠軍當中路直攻西安，孫連仲、劉汝明居左右翼，劉汝明軍復迂迴至終南山，陰躡敵後，以輕騎全力猛攻，城中守軍亦出兵夾擊，劉鎮華軍潰亂，向潼關撤退，解了西安之圍。時爲十月二十八日，西安被圍凡八月之久。

功成身退居藥王山

西安解圍後，于右任功成身退，他自動解除兵權，到耀縣藥王山隱居。藥王山是于右任舊遊之地，民國九年歲末，于右任曾因靖國軍將領不盡服從命令，欲使衆人有所警覺，他獨自到藥王山住在廟中，後來胡景翼率衆將領至藥王山環山而請，于右任纔又回到三原總部。那時他曾寫了一首「落雲臺至起雲臺」的詩：

憔悴青山看我來，扶筇歲盡強登臺，參天古柏遭兵火，破寺名碑半草萊。山徑雪消行滑滑，道人燈盡乞哀哀。千戈鐵鏖連三輔，老病躊躇日幾回。此次重來，他又寫下了「西安城圍啓後再至藥王山」：

倚杖行吟西復東，藥王山上夕陽紅，重尋萬里歸來路，再作三年別後功。洞口雪深迷勝蹟，巖前柏老映衰翁，三秦成壘民間滿，袖手無聊泣晚風。他在藥王山隱居未久，以中央決議及全省軍

民擁戴，再出任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，主持陝西軍民兩政。他乃規劃軍事，恢復交通，舉辦清鄉、推廣教育，免除苛捐雜稅，秦民賴以粗安。又令陝軍岳維峻、李雲龍、楊虎城、鄧寶珊、衛定一、田玉潔等部，於十六年五月，協同馮玉祥軍出(潼)關，規復河南，與武漢北伐大軍會師。

于右任以陝西為革命而死的軍民，不可湮沒，因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，舉行革命大祭。建立革命公園於西安城內東北隅——民國前的滿城舊址——葬陣亡殉難軍民骸骨數萬具為巨塚，與馮玉祥親率軍民負土成墳，東西兩塚遙相對峙，塚前立碑，並製誄辭，以資紀念，其殉難人民碑辭曰：

「長安之民，為革命守，長安之城，為革命有，以犧牲而求解放兮，將脫人羣於鎖紐，世方同此鐵疫兮，鬱長圍之既久，疇白日兮青天，慰幽靈兮不朽。」

其陣亡將士碑辭曰：

「民族之戰士，戰於是，守於是，葬汝骨於是。世界不平，決然掃蕩，民生窮困，孰為此狀，以主義為墻垣，以精誠為甲仗，碧血兮人間，繁華兮塚上，革命成功兮歌永壯。」

與陝西革命相終始

自辛亥武昌起義，各省相繼光復，中華民國

肇造，然未久南北分裂，袁世凱稱帝，張勳復辟，軍閥閥國，直至蔣公中正北伐，南京建都，東北易幟，全國統一，首期之革命事業始告一段落。而在北伐之前，軍閥盤據期間，陝西的革命事業，較他省尤為艱難，且與軍閥禍國相始終。陝西革命黨人，為國犧牲之壯烈，陝西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之慘重，北方各省，殆無其儔。而其所獲成就不能與他省相比者，其原因何在？概略言之，約有下列各點：

一、地域的限制：陝西地處西北腹地，在北洋軍閥勢力範圍之內，陝西加入南方革命集團，則使北洋軍閥如芒刺在背，寢食難安，因之辛亥之後及民國八年兩度南北和議，北京政府堅不承認陝西為民軍，欲將陝西劃於停戰範圍之外。各省停戰，陝西戰事反而轉烈，是北洋軍閥不欲其勢力範圍內有革命力量之存在。

二、革命政權的未能獲得：陝西歷次革命均為革命黨人發動，而政權則為假革命者所攫取，前如張鳳翽，後如陳樹藩，皆享其成，而皆附和北洋政府，壓抑革命黨人，這誠為革命黨人的不幸，也因此而致革命力量的不易建立。

三、領導上的困難：陝西人賦性倔強，不是他們素所敬仰的人物，難期使之服從，而陝西革命黨人中的中堅人物，如錢定三、井勿幕、宋元凱，或因遇難殉國早死，或因嫉忌被陷幽禁。靖國軍之前，于右任在陝西更無立足之地，因之導致羣龍無首，革命力量不能集中。

四、革命中堅份子的相繼凋零：前如錢定三、宋元凱、井勿幕，後如耿直、張義安、董振五

，以上諸人實皆民黨之精英，革命之中堅，錢定三在辛亥起義後遇難，後數人在靖國軍起義前後，年餘之間，相繼殞亡，軍中失其重心，士氣為之沮喪，影響革命前途者至大。

但陝西革命，自陝西一地來說，並未達成革命理想，惟對革命全局來說，亦自有下列數點之貢獻：

一、辛亥之役，張鈞率東路征討軍出師潼關，結合河南民軍，攻戰豫西，牽制清廷趙倜、周符麟兩軍數萬之衆，使之不得南下用於武漢，促成民國肇建，清帝退位。

二、民國五年護國討袁之役，當雲南護國軍在四川戰事激烈之際，陝西在北方忽舉義旗，使袁世凱統制基礎為之動搖，撤銷帝制，憂患成疾而殞。

三、民國六年以後，全國政治混亂達於極點，而在北方軍閥勢力籠罩下，突有陝西靖國軍興起，豎起護法大纛，與西南護法政府相呼應。不啻是黑暗大地中的一線光明，其在全國造成的聲勢，足以振奮人心。

四、民國十年之後，風雲幻變，陝西民軍雖遭挫折，但胡景翼在北方促成首都革命，國民聯軍南口之役，奉張、直吳大軍主力用於南口，有助於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順利進軍，陝西方面，國民二軍死守西安，保持此西北據點不淪入北洋軍閥之手，有助於國民聯軍出(潼)關東下，會師中原，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。凡此諸端，皆陝西黨人受孫中山先生之感召，所具之忠貞熱誠與堅強信仰，及于右任先生之領導使然。

出長監院卅三年月

與陝西革命相始終的于右任，民國十六年夏後，他發覺馮玉祥於出師河南，攻下洛陽、鄭州之後，開始擴充西北勢力，排除異己，陰謀不利於于右任本人。于右任於六月中到鄭州開會，藉送客之便，與馮玉祥同到鄭州車站，在客人上車，火車開動出站之時，于右任出其不意跳上火車，向馮玉祥揮手再見。這時北伐大軍已攻下南京、上海，四月十八日已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，于右任抵京，被推為軍事委員會委員。

民國十七年，于右任被推為國民政府審計院長。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國民黨三中全會，推舉于右任為國民政府委員，兼監察院院長，二十年二月二日，于右任在南京宣誓就職，自此到抗戰爆發，由南京而重慶，勝利光復由重慶而南京，三十八年隨政府播遷來臺，至五十二年病逝臺北止，前後擔任了三十年的監察院長。

三十三年監察院長任內，他公誠體國，善盡職守，強調彈劾，不畏權勢，奠定我國憲政基礎。

于右任暮年憂國思鄉，體力漸衰，五十二年為牙疾困擾，不時入榮民總醫院治療。是年誕辰，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，於該院大成館，榜以「右任樓」，以示崇敬。

民國五十三年八月，喉部不適，兩足浮腫，住入榮民總醫院，九月病況惡化，十一月十日下午八時病逝，享壽八十六歲。

先總統蔣中正聞耗震悼，明令褒揚，令

曰：

「監察院院長于右任，德行醇厚，器量宏深，早與同盟，鼓吹革命，危身奮筆，風動四方，光復是圖，大勳克集。民國肇建，國父嘉其賢勞，擢登樞府，嗣率靖國軍，經略西北。北伐之際，勳力戡定，益顯評議，行憲前後，長監察院，逾三十載。建立制度，維持綱紀，冠冕羣彥，苗德同尊。方今復興大計，實賴老成匡迪，遽聞捐館，震悼殊深。特派張羣、嚴家淦、谷鳳翔、李嗣聰、王宗山敬謹治喪，飾終之典，務極優隆，以示政府崇報元勳，表彰者德之至意。」

嗣後治喪委員會在淡水七星山選得佳地，五

十四年七月安葬於於淡水七星山墓園。

民國五十二年，于右任曾作歌囑身後事，歌

曰：

- 一、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陸
- 大陸不可見兮，只有痛哭
- 二、葬我於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鄉
- 故鄉不可見兮，永不能忘
- 三、天蒼蒼，野茫茫，山之上，有國場

(全文完)

由豪傑到裁縫

吳崇蘭女士著
定價臺幣壹佰元

本書由名作家吳崇蘭執筆，奇人修廣翰口述九一八東北淪陷，日本奴役同胞迫害志士的殘酷暴行，以及日本敗亡中共飛機擴大大叛亂，大陸淪陷衝出鐵幕，回到自由祖國就業創業，三起三落，天助自助的感人故事，驚險緊張，高潮迭起，令人目不暇給，在中外雜誌連載期間極獲好評，現已出版單行本，中外雜誌印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


①

①前排右二于右任民元在上海愛儂園留影。左四為國父孫中山先生。

②民國20年于右任(中)任監察院長。前排右四為蔣委員長介石。(文見111頁)



②



①民國二十年于右任與馬相伯合影。

②民國二十年于右任與全體監委合影。(文見111頁)

